

东 鞞 纪 行

(日) 间 宫 林 藏 著

K92
2

东 鞑 纪 行

〔日〕间 宫 林 藏 著

黑龙江日报(朝鲜文报)编辑部^译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内
9843/110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内部读物

东鞑纪行

〔日〕间宫林藏著

黑龙江日报(朝鲜文报)编辑部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五二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⁷/₈ 印张 33 插页 33 千字

1974 年 12 月第 1 版 197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42 定价: 0.30 元

译者前言

《东鞆纪行》的作者间宫林藏,本名伦宗,号芜崇,1775年(一说1780年)生于日本的常陆国筑波郡上平柳村。他的祖父是一个没落的武士,父亲是农民,兼业箍工。没落的封建武士家庭对间宫林藏影响很深,使他具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间宫林藏善书画,通数学,并致力于地理之学。1796年他到日本德川幕府的首都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在日本幕府里担任普请役(司工官)的属吏,并学习地理,曾独自踏勘过九州、四国。1800年任职于虾夷地(今北海道),对国后、择捉等岛进行过踏勘,后来又多次实测过虾夷地。1828年因密告日本学者高桥景保^[注],引起国内人士的反感。晚年任国事侦探,过着寂寞的生活,1844年死于江户。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以堪察加半岛为基地,不断向南扩张,开始觊觎我国的库页岛。同一时期,日本也在向库页岛伸张势力。十八世纪末,日本北方的松前藩派入侵入库页岛南部,建立交易所和渔场。十九世纪初,俄国也派人到库页岛南方,抓走日本守吏,接着又侵入当时日本占据的择捉岛。日本松前藩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向日本执政者德川幕府报告。为此,1808年春日本幕府派松田传十郎和间宫林藏到库页岛进行侦察,了解俄国的边界和扩张情况。因为情况没弄清,7月,又派间宫林藏再次到库页岛一带探察。这本《东鞆纪行》就是间宫林藏第二次到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的“踏察报告”。

间宫林藏的《东鞆纪行》,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具体地记录了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的地理、民族、风俗和沿途见闻,并以大

量的事实，明确地反映出我国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辖情况。特别是本书后面选录的我国三姓副都统的满文文件，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清政府对库页岛的管辖。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的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作者是受幕府的命令，为日本侵占库页岛南部寻找“根据”，所以他有意掩盖我国清政府对全库页岛的管辖情况，极力把清政府的管辖权，描写成只限于岛的北部。此外，作者在记述某些江河的源流和名称的由来以及民族的隶属关系等情况时，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

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写成之后，曾在日本风行一时，出现过许多手抄本。1826年德国医学家兼博物学家西保尔德到日本后，从高桥景保手中得到一本《东鞑纪行》的手抄本，并于1829年译成德文在欧洲发表。1854—1856年间，俄国什连科、马阿克等人窜入黑龙江口一带活动时，曾携带此书，作为参考。日本明治维新后，《东鞑纪行》才在日本出版，从1893到1913年间先后出版过三种版本。后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发现了一种较早的手抄本，据收藏者考订，抄本中有高桥景保1811年的亲笔批注和签名，认为是在原书写成后二、三年内的传写本。由于这个抄本具有许多特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又在1938年7月印行了新版本。这个新版本附有插图，而且还收录了作者的另一著作《北虾夷图说》中的《费雅喀人》和《附录》。新刊本出版时，编者还对照其他几种版本，进行了一些校勘作为眉批附载于有关段落之上，并由大连图书馆的馆员岛田好写了一篇《解说》，附于全书之末。本书的译文就是根据这个新版本译出的。

本书在译成中文时，删去了原书的翻刻例言、作者传略。对原编者所加的一些校勘和注解，有的径直改在译文中，不另注明；有的改作脚注，载于每页之末；有些无法移译或无关紧要者，均略去未译。原书附载的《解说》，对本书的写作背景，书中出现的地名和

民族等,作了一些说明,因而也同时译出,供读者参考。但由于解说者有意夸大书中讲的清朝政府没有实际占有南库页岛的观点,歪曲清朝政府对黑龙江下游和整个库页岛的有效管辖,把清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管理措施,说成是只享有宗主权的空名。在谈到这一地区的中俄关系时,也有些观点不够确切。《解说》中有些无法移译的地方(如地名和民族名的今昔对照等),译文作了一些删节;《本书中出现的土语》一节,也因此删去未译。

本书在译校过程中,曾得到黑龙江大学刘耀武同志的大力协助,帮助我们校订译文、修改文字,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加上有些译名未能找到中文核对,译文可能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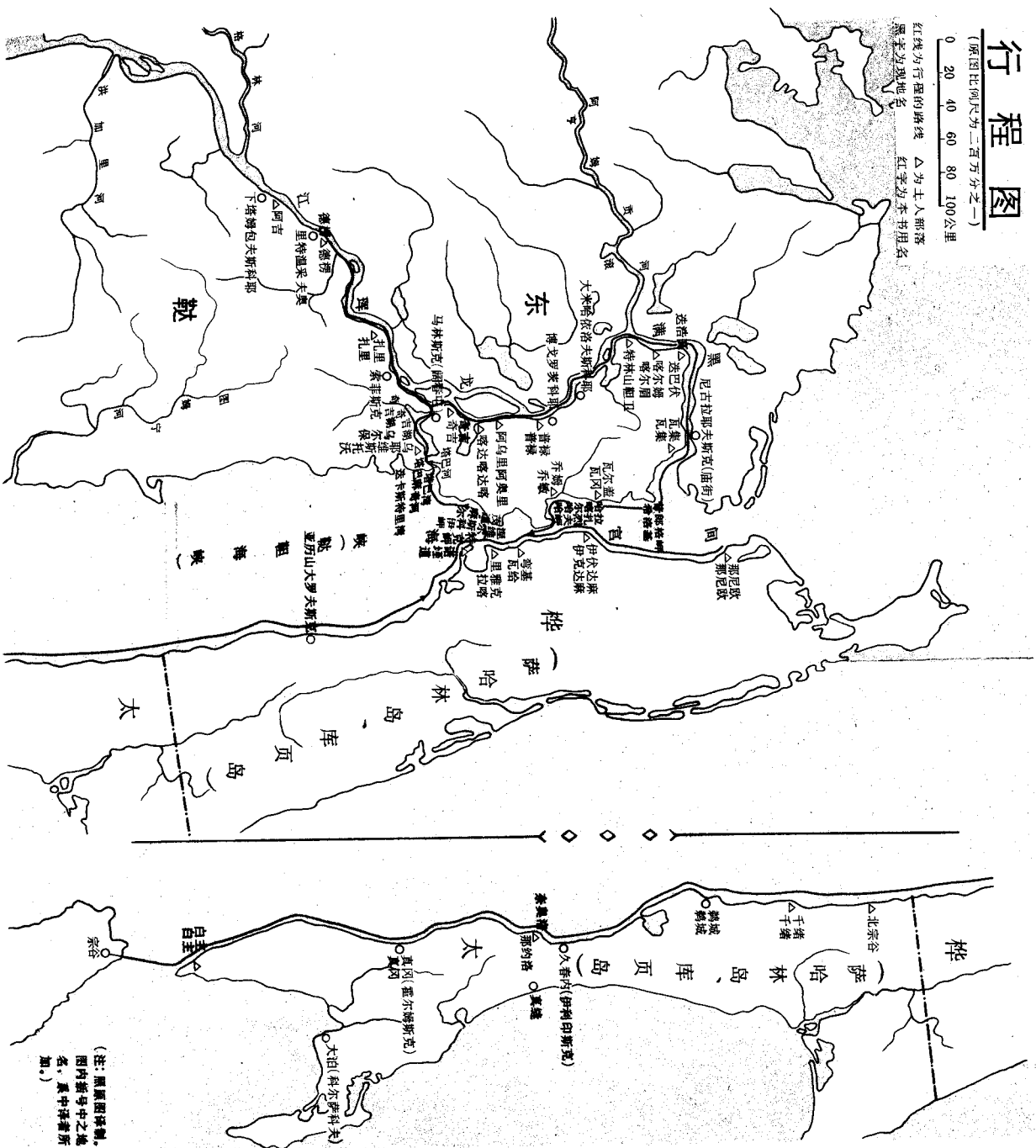
1973年12月1日

注:高桥景保(1784—1829年)是日本德川时代末期的天文学家。曾在日本幕府担任书物奉行(掌管图书的官吏)兼天文方(掌管天文、历术、测量、地志和翻译西洋书籍等)。1826年德国博物学家兼医学家西保尔德来到日本。高桥景保发现他藏有一本地图,很有用处。当高桥景保向西保尔德索求此图时,西保尔德提出要用日本内地和虾夷的地图交换。高桥景保即秘密送给西保尔德一份日本实测图的小图,并把《东鞑纪行》、《北夷纪行》、小仓和下关的实测图借给西保尔德,从而换得了那本地图。1828年,西保尔德匿名托高桥景保送给间宫林藏一份礼物和一封赞扬间宫的书信。间宫认为事情涉及外国人,关系重大,就向官府报告了。经过监察官的调查,发现了高桥景保同西保尔德的上述关系,随即逮捕了高桥景保,并对他的亲友和弟子处以严刑,高桥景保也于第二年死于狱中。

(原图比例尺为二百万分之一)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红线为行程的路线 △为土人部落
黑字为现地名 红字为本书用名



(注：照原图译制。图内括号中之地名，系中译者所加。)

目 录

东鞑纪行(上卷).....	(3)
东鞑纪行(中卷) 满洲行署	(12)
东鞑纪行(下卷).....	(17)
附记 浑沌江	(21)

费雅喀人	(23)
------------	--------

附录	(27)
----------	--------

解说	(31)
----------	--------

黑龙江下游的沿革.....	33
间宫氏入鞑前的日俄纠纷.....	34
入鞑的目的.....	36
东鞑行程.....	38
本书中出现的民族.....	39
间宫海峡的发现.....	43
满洲行署.....	44
伊彻霍通.....	45
山靺卫的石碑.....	46
山靺卫的俄清战迹.....	47
本书中出现的土语(删)	
附录的满文.....	48
附录之满文公文译文.....	50

东鞞纪行(上卷)

文化五辰年秋,^① 间宫林藏再次只身前往北虾夷腹地进行探查。当年7月13日,由虾夷地^②之宗谷乘船出发,当日抵达白主。因当地土著人数不多,无法雇得随行夷人。为等候开往内地之夷船,只得于此逗留三日。7月17日,乘夷船由此出发,经过五日之航行,同月23日抵达真冈。此地与白主相同,设有卫所,住有卫丁,指挥当地夷人。此地虽土著夷人众多,但托卫丁选雇随行船员时,都不愿前往。因本年初夏随我探查之虾夷人归来后,传言腹地异族非常剽悍、狡猾,而且风土气候恶劣,行路亦甚艰难,故无人愿往。为此于此地逗留八日,经过千方百计始雇得六名船员。8月3日,乘船出发,历时十三天,15日至千绪停泊。次日,即16日,有数十山旦人^③,乘船六只到此。威胁要抓走随行夷人,且出语不逊,叫骂不准前往腹地,并要夺我所带之米、酒、器具等物。随行夷人异常恐惧,加之语言不通,毫无办法。我一再说服随行夷人,不要抵抗。为避免冲突,将带来之米、酒等物分与此等山旦人若干,方勉强得到缓和,没有动武,他们便乘船向南驶去。随行夷人目睹此种情景,均欲自此南返,不再前行。很使林藏为难。此事无法责怪随行夷人,因他们目睹此种情景,心怀恐惧,乃理所当然。如因此返回,何时能到腹地?为此备酒款待随行夷人,并以甜言蜜语安抚

① 日本文化五年为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译者注

② 虾夷地即今之北海道。因日本江户时代之前为虾夷人之住地,故旧人称为虾夷地或虾夷岛。1799年为日本政府占领,1896年改称北海道。靠近虾夷地之北海道的岛南部,当时也是虾夷人所居,故日人称为北虾夷地,又称为虾夷岛。——译者注

③ 山旦人为黑龙江下游之土人。——原编者注

藏书专用

他们，使夷人逐渐安心，同意随从前往。此时海上风浪很大，等候十一天，风浪始平稳。同月25日从此地出发，9月3日抵达托资修古。至此已达腹地之异族区域^①，而且天气日趋寒冷，余粮不多，随行夷人屡次要求返回，无奈只得返航。9月14日回到千绪。此行未达目的而空归，甚为可惜。拟待海上结冰，经冰上前往腹地。为此直到10月24日居于夷人吴道尼西家（此夷为人笃实，同情林藏。各种物品均存放于他家仓库中，不准别人乱动，招待亦甚周到，与他夷不同）。连日不断降雪，堆积成山，但海上仍未结冰，想不出去腹地办法，而且粮食日见减少，只得将杂物收在一起，连同船只寄存于吴道尼西处。随行六名夷人，已有四人回去。林藏率领留夷二人^②，冒雪陆行，11月26日返回真冈。寓宿夷家，于此度岁。直至巳年正月28日留住此地。备足食粮，29日离此再向腹地进发。2月2日抵达鹤城。由此往北之腹地均属满洲统辖之夷区。南部来的夷人有恐惧心里，因当地夷人传说，南部夷人到腹地时，腹地夷人即将他们抓去，充作赊欠交易物品之人质。加之想起去年山旦人之暴行，均感恐惧，无人再愿随行。故仅从随行六夷中留强悍者一人，其余全部遣回。勉强雇得五名当地夷人，乘船出发，4月9日抵达诺垭道岬（此地住夷人三户，约六十余人，其中有虾夷岛男女夷人各一名）。因海边尚未解冰，无法行船，故于此地停留至5月7日。于鹤城所雇之夷人惧怕远入腹地，只得于此地雇一夷人充作向导，随行夷人方感安心。借到山旦船一只（山旦船图已载于前编，乃赫哲人所造^③，由此前往腹地风浪颇大，南部之船脆弱，不能航行，故借当地夷人之山旦船），同月8日，从此地出发。同月10日抵达伊克达麻。从夷又恐惧不前，只好再雇一名本地夷人作向导。同月12日从此地出发，当天抵达那尼欧。此处位

① 从此至腹地为费雅喀族，即基里亚克族。——原编者注

② “随行六名夷人，已有四人回去，林藏率领留夷二人”，别本作“率领六名夷人”。——原编者注

③ 赫哲人即今之高尔特族，前编或初编系指《北虾夷图说》。——原编者注

于岛之最北部,仅有五、六户夷人。从诺垵道至此之间乃本岛与东鞑^①相对之狭隘水路,海潮全向南流,其间虽有潮路,但波涛不甚激,以小舟航行,进退亦不困难。由此往北,则北海渐阔,潮水全往北流,怒涛滚滚,无法航行。只有越山前往东岸,但随行夷人,又不愿行,不得已于同月17日返航,19日回到诺垵道。因所带粮米即将食尽,只得节省用餐。大抵只吃鱼肉、草根、树果,仅于实难忍受之时,才吃少量米粥,勉强度日。随行夷人因疲劳饥饿而不愿操作,让其捕鱼亦不愿往,每日只是俯卧睡眠。本欲换些东西给他们吃,但携来铁器所剩无几,毫无办法。至此我决心一人留此,待机前往东岸,同意随行六名夷人返回。将此事告知这家酋长考尼(考尼年四十许,为本地乡长,有才干,懂道理。林藏往返之中,得此人帮助解决许多困难),考尼说:“此事并不难办,但您一人留此,难保无疾病死亡之事,万一出现此种情况,本国必将怀疑是我等所杀,那时我又如何证明,请留一、二随行夷人,和您一起留在此地。”据此我留一最初随行之南部夷人,余皆遣回鞑城。本想彻底踏查此岛周围,但因东岸受海洋影响,惧船覆没,无一人愿往。光阴荏苒,逗留此地。偶尔向考尼打听一些腹地情况。据云俄国边界离此岛不远,俄国属夷有时乘船带枪,来奥尼奥海上捕鱼。听到这些,尤感如不详查边界情况,此行有何意义。决心宁肯在此居住几年,也要查清边界详情。于是寓居夷人家,帮他们渔猎、打柴、结网。此地夷人风俗已如初编所载,特别尊重女人,男夷象奴仆一样。因此为了时常得到女夷欢心,就专心帮她们做活,她们外出采集树果、草根时,则划船帮助她们作业,有时还将衣服送给她们。但惟恐产生嫌疑,受到男夷嫉妒(夷人之间,接待时注意忌避之要事为妇女之事)。因此,事无分巨细,均须注意此类问题。结果夷人渐释狐疑,开始亲近,有时送来鱼类、兽肉相待。但当他们感到放心,并表示亲近后,又来索要铁器或烟叶

① 东鞑系指黑龙江下游一带地方。——译者注

等物，令人厌烦不堪。告之已无剩余，又怕说我谎言相骗，因此需要用一切办法方能应付过去。时常向他们探听东海岸地理，东鞑俄罗斯之边界等事。他们说，此岛本为孤岛而无接壤之边界，纵然能到本岛东岸，亦难弄清俄罗斯之边界，最好前往东鞑了解详情。该地与本岛相同，有称为鄂伦春、费雅喀、西隆阿以诺、基门阿以诺、山旦、赫哲、恰喀拉、伊达、奇楞等多种不同风俗的夷人，分别居住于各个部落，但不知属于何国。所谓德楞^①官府为谁所设，因夷语不通，无法了解详细。惟恐无官命而入其境有犯国法，但想到这是与此岛有关之事，如不查清而归，如何完成再次北来探查之使命。因此欲等夷人去东鞑进贡时，随之同往。为实现此事，便向平时取得欢心之女夷说情，请其说服男夷。虽然男夷并未拒绝，但他认为那里是异乡，风土不同固不待论，且林藏容貌特殊，必将引起诸夷疑惑，或群来嘲弄，且路程遥远艰苦，异乎寻常，必致劳累，或许身死。劝我断念不要前往。因恳切要求同去，又幸值其近期前往彼处，可以协助船上操作，乃约定乘船同往。即修书交随行夷人，并将迄今为止所得有关此岛记录一并托之，嘱他：“万一我死于该地，或出现其他情况不能返回时，你把这些带回自主，呈交政府。”有诺垭道的当地夷人四名（均为男夷），乌雅库道乌之夷人三名（内有男夷一人，女夷一人，儿夷一人）与林藏共八名，乘一山旦船（长约五寻^②，宽四尺余），6月26日自诺垭道岬向东鞑地方进发，当天风大浪高，夷船粗糙，无法航行。终于返回拉喀岬，连日波涛汹涌，只得于此地停泊五日。

一、时虽三伏，但风甚冷，每日浓雾蒙蒙，衣服浸湿，有如雨中未披蓑笠。

一、此处少鱼，逗留中大抵食草实，故腹痛，缺乏精力。

① 德楞为黑龙江下游地方的地名，《吉林外记》等书作德勒恩。——译者注

② 寻为日本长度，一寻为八尺。——译者注

直到7月2日，风浪方平稳，便乘船出发，仍浓雾蒙蒙，难辨东西。海上航行三里半许^①，开始望见东鞑之茂道麻尔岬。自此沿海岸南行，抵达喀姆喀塔岬。此处潮流湍急，波涛汹涌，宛如一条急流大河。夷船数次几乎遇难，勉强脱险。南行十町^②许，抵达洛洛喀麻奇，停泊湾内，等候风平浪静。夷人捕鳟煮食，曾因食草根而不能果腹，现则得以果腹，且痛意全消。当日夕阳西下，时值退潮，波涛亦逐渐平稳，离此处约行一里半许，当晚泊于亚尔考耶。

一、往返途中，不是寓居夷家，均在海边河岸临时搭棚住宿。

一、搭棚方法，如同前编中鄂伦春人之部所记，以桦树皮覆盖，其模样如图，棚架大抵用笔直柳树枝，插于地上。只能蹲居其中避雨，特别狭隘。故无论晴雨均于屋外煮饭。在德楞停泊之夷人大抵皆如此。

一、简陋之夷船惧被风浪破损，每晚都拖至岸上，往返途中，未曾一夜系浮水面，可谓一桩艰苦之事。

同月3日，乘船出发，经托乌西保(港湾)、特耶喀塔牟拉喀罗等处，停泊于牡西保。同月4日，于此处取出船中全部杂具，拖空船上岸，于此地度过一日。

一、自喀姆喀塔至此，其间海岸约六里许，大抵多是岩石屹立，尤其是岬口处，潮流湍急，波涛汹涌，如同瀑潭。因而船能靠岸处甚少，只有上述洛洛喀麻奇、亚尔考耶、牡西保三处可以靠岸。但此类地方均无人家，只能靠岸系船，捕鱼以供食用而已。附近虽有沙滩，但大抵又远又浅，船舶靠岸困难。

一、此处蜚螭甚多，犹如撒糠一般。集缠于人们脸、手、脚上，令人难以忍受。但这只是白昼，一到夜晚，此类蚊虫便消声匿迹。

① 日本一里等于3.924公里。——译者注

② 町为日本长度，一町为109公尺。——译者注

一、自此地经满琿河^①至德楞之间，尽是土壤地带，树木繁茂，与库页岛相同。故以后有关地势、树木等，如无特殊情况不再赘述。

同月5日，拖着昨日腾出之空船，越过二十余町之山路，至塔巴麻奇小河。将船浮于河上，返回原地，与夷人共同运送物品。往返一日，至夕阳西下，始装载完毕。当晚宿于此地。

一、东靺鞨所属夷人固不必说，此外东南沿海四百余里之间所住之诸靺鞨夷人，凡来德楞交易途经此地者，均在陆地拖船。故此地山路犹如街道一般，每逢夏日，往返山路之夷，络绎不绝。林藏抵此时，有称为恰喀拉（地名，指朝鲜边境之夷人）、基门阿以诺等族与其他各族船只八、九艘，停泊于此。

一、满洲人到库页岛，大都沿满琿河顺流而下，抵达该岛。有时，抵此后如前所述，拖船到喀姆喀塔，再渡拉喀。

一、在此地将粟赠与鄂伦春（居住满洲地方之夷）、基门阿以诺两船之夷人，他们煮食后，觉得味甚美。

同月6日，自塔巴麻奇乘船出发，顺流而下。此乃小河，各处多为岩石浅滩，有时无法航行，只得下船与夷人共同拖船。河水冰冷刺骨，疼痛不堪。蚊虫之多与牡西保无异。浓雾弥漫，咫尺难辨。勉强抵达奇吉湖发源处，自此水深，航行无阻。经乌尔保抵奇吉湖。

一、此湖两岸石崖甚多，两岸之间宽处直径达一里许，此乃无岛屿之汪洋大湖。湖水有时干涸，有时半干，甚而有时干到奇吉（地名）。如不幸于此时至此，则于泥上拖船，历经艰辛，始达满琿河。

当夜宿于湖中之奴兹库兰喀塔，寒风凜冽，手脚冻僵，如同本国之严冬。同月7日，又于湖中航行约二里半许，抵奇吉（本国人传

^① 满琿河即黑龙江。——译者注

称金奇)。当地夷人甚感惊奇,集聚约二、三十人,高声谩骂,但因语言不通,不知所云。此后来本地夷人奇奥家(为满洲语翻译),主人外出,仅有主妇看家。众夷也随之来此,屋内外站满夷人,有的扯手,有的搬腿,大有拖走林藏之势,劝阻不听,林藏终被众夷拥至邻家。此时天已渐黑,拖进屋内暗处,被迫蹲在仿佛毛毯一类之物上面。众夷纷纷前来围着林藏,拥抱、摸脸、吻嘴、扯衣服、搜腰包、玩弄手脚、抓头发或打脑袋。如此嘲弄之后,拿来酒肴,迫令饮酒。其意似为贪图所带物品。如此经过一段时间,仿佛作梦一样。此时船夷拉尔诺(人名)前来,大发雷霆,严叱众夷,并将林藏领到河边,说:“众夷要杀您。”后来奇奥将林藏领回家中,当晚宿于他家仓库。

一、进入鞑地以后,到此初次见到夷家。其房屋造法,与库页岛腹地费雅喀人相同。

一、此地夷人为山旦人,其形状与库页岛费雅喀人相同。但其家俱什物,均为满洲物品,陶器等甚多,穿着皆为棉布衣服。女人清秀文雅,且美艳者甚多。

一、此地约住二十余户,有喀喇达一人,噶珊达^①二人,满洲语翻译二人。此处是众夷熟悉之地。

一、此地设过满洲官吏行署,曾因交易与众夷发生过斗争(年代不详),故已废止。

一、林藏抵达此地时,正值满洲人来此交易,各处酒宴喧哗,锣鼓震天,与寂静人稀之库页岛大不相同。

一、此处已是满琿河河岸。

同月8日自奇吉出发,沿满琿河逆流而上,因风暴无法航行,仅行一里许,宿于喀乌斯耶。当晚大雨,因住河边临时搭成之窝棚,漏雨,全身湿透,一夜未眠。此处为山旦人部落,住五、六户

^① 喀喇达为满语姓长,噶珊达为满语乡长。——译者注

人家。

一、满琿河为一条胜于耳闻之大河，此河名称甚多，将林藏经历事项，诸夷传说情景，水路曲折，河中产物等一并附记卷尾。

同月9日，自此地出发，逆水行五里许，又遇风暴，行船困难。日落后，系船于岩窟，搭棚住宿。询问地名，说是考尔赫。有五、六户人家，为山旦人部落。同月10日，又乘船出发。上行约二里半许，至乌尔盖。此处为赫哲人部落。船伙为了买船，当日即在此停泊。

一、此日行经扎里时，与船伙考尼一起登陆，到喀喇达夷家。主人以小米与大米混合粥招待。临行时赠其香炉一个，以示谢意。过去每到夷人部落，群夷集聚，索取物品，并约我再来时带来何物，他们将以何物赠我。唯此喀喇达毫无贪欲，既不问何时再来，对所赠香炉只是接受并无喜悦气色。如此夷人于往返途中，只见此一人。于此地见到称作西隆库尔的虾夷人二人。

一、本地夷人之容貌、发型及其衣着，与山旦人相同。其语言似略有不同，但只停留一日，不知其详。

一、此种夷人均以五叶松大材造船为业。南方各族所用船只，均由此地制造。故船伙来此，以兽皮换船一艘，将杂什物件分装两船，前往德楞。

一、此地至腹地，气候略有不同，觉得温暖。草木形状亦与库页腹地不同。树本繁茂，郁郁葱葱。盛产南方夷地所罕见之粗大木材。相隔不远，却如此不同，实属怪事。

一、此地民族中，有如满洲人剃头者^①，但未问彼等是否本地夷，故不知为何人。

同月11日，自乌尔盖启程，上行约四里许，抵达德楞。此地乃

^① 黑龙江下游各民族，除赫哲族与满洲人同样辮发外，其他夷人全是长发（现在散发也很流行）。——原编者注